

劉向說苑卷第一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蹕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



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搏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母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旣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

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

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治爲妖言而終之後果弑於徵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

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幸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

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
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
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
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
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
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
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
以爲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
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已而虞芮

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爲珪而授唐
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
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
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
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
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
王室之固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
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
秩宗皋陶爲大理益掌馭禽堯體方便巧不能

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已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

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

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
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
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
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
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冬
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
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
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
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
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
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
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
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
爲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
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
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爲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
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
邑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

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
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
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
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
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
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
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
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
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子游寡人請
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

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
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
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
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
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
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
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
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
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
師其與焉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
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
于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
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
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
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
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
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
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毛也平公默然
而不應焉

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旣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
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
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
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
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
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
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
以食爲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
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

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

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筦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筦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

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
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
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發
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
求士也其榛藜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
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工
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
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少
湯之時大旱七年維圻川竭煎沙爛石於

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
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
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
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
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皆而生比旦而拱史
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
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
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
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
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
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
得言也聞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
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
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
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
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以盈延及
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

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
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
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
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
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
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勗力宇內三年
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
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
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

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
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
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
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
患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
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
之宿齋沐浴將自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
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
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爲去

是人也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
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
利之也民旣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
君胡不爲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
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
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
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

貴然後聞於卑故藥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
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
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
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
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
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
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物爲藏是故求道者
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筮饒犯我以義違我以
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

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
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復割其內而構乎
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
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構此自盡之
如無構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
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疲我以五縣
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
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今
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
歲以六城事秦也坐而地盡來年

將予之乎不予是棄前功而挑秦
之卽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而弱
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
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
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
有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計未定
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與無
抗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
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亦聞夫公父文伯母
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

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囙也武子曰盈而欲拂
我乎而弗我矣何必囙哉遂輟田
師經對曰文侯曰使我言而無見違
師經授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
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
烹擬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
文侯曰可師經曰昔之爲丑也唯恐言而
人不違樂討之爲丑也今之爲丑也唯恐言而
樂紂非撞吾君也六之是寡人之過也
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齊景公游於萑園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驅之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

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

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
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英
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
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
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
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旣
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
春秋此之謂也

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

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
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
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
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
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
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閔夭爲臣其本美矣武
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
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
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

下順之其誠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筮子曰權不兩

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爲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

臣親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彊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劉向說苑卷第一

劉向說苑卷第一

臣術

止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心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形兆未見昭然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趨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諳諭

臣親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彊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劉向說苑卷第一

劉向說苑卷第一

臣術

止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心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形兆未見昭然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趨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諂諭

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徃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道然而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

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卽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貌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

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
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
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
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
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
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
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而因附
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
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
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

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
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
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
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
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
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
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
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
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

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
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烈士者知義而不失
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彊諫而無有姦
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烈士
故烈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
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
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詩父臣而
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
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士之烈士

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
石物玉石留止飢渴得食
出忠無有視其所以觀其
心不勞致千里乘船楫不
疑行莫大於無悔也制
兼賞不倍忽忽之謀不
長也

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
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
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一噎

藏

之故却足不行心如天地

卓

高

大道小者凶言疑者無犯行

柱

梁蚊蠹走牛羊

怪

言虛說勿稱謀先事則昌事

牙

業

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

欲

妨生無以奢侈為名無以貴富驕盈

不當是謂不明暴虐不得反受其賊怨生

報禍生於福

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

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

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

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

季成子為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為相乎西

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

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

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

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

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

列

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進然而
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脩然後學言未卒而
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
內慚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
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爲歸於我
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
憂也而子以爲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
玩之鴟夷子皮曰侍於屈春損頗爲友二人者
之智足以爲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

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
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
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
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
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
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
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
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旣得其
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
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

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

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厨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

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䟽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

得以壽三族及國交游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

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

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
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
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
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
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
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
厚施之人代君爲君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
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爲也厚取之君而
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爲也嬰也聞爲
人臣進不事上以爲忠退不克下以爲廉八升

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鳴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

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

曰未死去死

君爲之忠

逆命病君

稷也有能

之諫用

力

解國之

臺灣國家圖書館藏

輔有能元君。命反君之。之重以安國
之危除主之。攻伐足。利謂之弼
故諫諍輔弼之人也。明君之所尊禮
而闇君以爲尸。上賢使能而享其
也明君好問闇君。功闇君畏賢妬
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亡也詩云曾是莫
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臣尹綽救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
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
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
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
譽也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
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
曰嬰仄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
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
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
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

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爲人上賤而羞爲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遜藐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

而辭故能久也

秦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也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

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劉向說苑卷第二

劉向說苑卷第三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旣平泉流旣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

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劉向說苑卷第二

劉向說苑卷第三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旣平泉流旣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

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棄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

、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以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

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後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也令儉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